

通俗讀物論文集

顧頤剛著

生活書店發行

通俗讀物論文集

顧頤剛著

生活書店贈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通俗讀物論文集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顧頡剛

發行者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武庫街一十五號
重慶：皇后道一十七號
香港：長沙街一十七號
西安：長沙街一十七號
桂林：長沙街一十七號
宜林：長沙街一十七號
天昌：長沙街一十七號
金華：麗水鄭南陽明都
沉陵：上海安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初版 (S)

序

王受真

書是不一定有序的，但這本書應該有。因為有些話，應該讓讀者在未讀本文前就該知道的。

×

×

×

通俗讀物編刊社所編刊的書畫，已有四百餘種，散發出去的已有八百萬份，但這些都是爲引車賣漿之流寫或畫的，所以也都賣到他們手裏。因此，一直到現在，我們這個團體在許多上層文化人的耳裏眼裏還是陌生的。我們曾這樣想——至少是下意識的——，既然這個團體是編刊通俗讀物的，就努力編刊好了，不必寫些給什麼上層文化人看的書。這顯然是錯了：

(一) 有好多關心這個事業的朋友，常來信或親自問到我們的經驗，問到我

們在編輯上失敗及成功的教訓；寫信或口頭答覆不勝其繁，自然就掛一漏萬，而且沒有整理過的答案，系統及內容上，自然難十分嚴整與豐滿。我們總覺着好像有點對不起他們。

(二) 有好多人對我們的工作有誤解。比如說因爲我們主張舊瓶裝新酒，於是有些人就罵我們開倒車。甚至有些人只看我們的書目，看見有新馬寡婦開店，新王二姐思夫，新小寡婦上墳，寶爾墩破案一類書，便說我們迎合大衆低級趣味，誨淫誨盜傷風敗俗。這些誤解是由於我們自己向旁人解說的太少。

(三) 抗戰掀起了羣衆運動，展開了文化的向下層發展的趨勢，也湧現了舊形式運用的作風。我們一向的口號是「舊瓶裝新酒」，我們在這口號之下已經工作了六年，我們願把自己的成敗經驗貢獻給社會，使社會不再走我們所已走過的錯誤道路，——假設那個道路真正錯誤的話——使社會能很迅速的走上正確的途徑，——假設我們過去算是走過一段正確途徑的話。爲了抗戰宣傳，爲了民族前

目次

序	王受眞(一)
一 通俗讀物的歷史使命與創作方法	顧頤剛(一)
二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論	顧頤剛(八)
三 爲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裏	王受眞(三)
四 再論爲什麼要把新酒裝在舊瓶裏	王受眞(六)
五 論大鼓詞在舊形式中的價值	王受眞(三)
六 就兩篇鼓詞談鼓詞作法	方白(三)
七 「舊瓶裝新酒」釋義	向林冰(三)
八 答「舊瓶裝新酒」懷疑論者	向林冰(三)

通俗讀物的歷史使命與創作方法

顧頡剛

中國從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以來，先提倡「白話文學」，又提倡「普羅文學」，又提倡「民族文學」，又提倡「大眾文學」，最近又有人提倡「救亡文學」「國防文學」，提倡的人，觀點雖有不同，可是却有一個共同的趨勢，這就是文字通俗化。

我們仔細檢查一下，過去所出的雜誌和書籍總不算十分少了。其中究竟有幾種是下層民衆能懂的呢？我敢說是沒有的。通都大邑大眾化的書報，儘管力求簡明易讀，而鄉村的舊知識分子，半新知識分子，半知識分子的人們，依然看不懂，看不慣，拿起來唸不成句。所以直到現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還停止在都市上，只能在受過相當新式教育的人們中間找到讀者，和鄉村民衆是完全絕緣的。

這些鄉村的各種知識分子，除一部份土豪劣紳之外，大多數都是民衆日常生活上的導師，他們의思想和言論足以影響並支配下層民衆，他們的行爲足以爲下層民衆的表率，他們的生活和一般民衆同樣感受着不安與壓迫，同樣正在要求出路，所以他們客觀上是傳達新文化思想給大衆的橋梁。雜誌和書籍，不經過他們的理解，便不能使下層民衆信仰，也就不能提高下層民衆的知識與能力。新文化運動和他們隔絕，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失敗或根本的缺陷。

過去的新文化運動，不能深入下層民衆的原因，不在內容不適當，而在於作品的形式和大衆隔離得太遠，更在於提倡者沒有根據教育原理替鄉村民衆創作特殊的作品來。

凡是會讀書的人，都想從書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識，教訓，安慰和鼓勵；這一點不論在都市或在鄉村，不論是專家或在三家村的「牛角聖人」，都是一樣的。鄉村的知識分子，雖然看不懂新文化運動的書報，可是他們總是在廟前柳下

牛房豆腐店中，不斷的讀着自己的書籍。而且往往是一面讀一面講，既表演又歌唱，使周圍的人們理解，信仰甚至發出情不自禁的贊歎與反對的呼號，或對佞人奸黨咬牙切齒，或對仁人志士感激涕零。鄉村人們的知識原理，對宇宙人生的見解和態度，完全在這些地方發芽生根，而形成鄉村人的本色。他們每天所讀的是什麼書呢？是三國演義，說岳傳，宣講拾遺，封神榜，西遊記，今古奇觀，濟公傳，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水滸，儒林外史，說唐，隋唐演義，金瓶梅，紅樓夢等等一類時代落伍的書籍。這些書籍，有的在文學上雖有可取，但其思想內容則不外是因果報應，神仙鬼怪，封建意識，誨淫誨盜等毫無價值，阻礙社會進化，違反科學精神的東西。此等讀物的存在，就是障礙新文化運動深入大眾中的勁敵，同時也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絆腳石。我們非除去它們不可。

但是，廢除流傳已久的讀物，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一，此等讀物所以

能夠流行不息，是因為民衆落後意識仍然存在，故非先改造民衆的思想不可。第二，通俗讀物是民衆的精神上的糧食，好像不能絕糧一樣，人既不能不吃飯，也就不能沒有通俗讀物。所以想廢除舊讀物，先應創出新讀物，依據新陳代謝的原理，才能達到目的。

因此，通俗讀物應該是「繼續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啓蒙主義精神，用通俗的口調，把革命的科學思想，貫徹到下層民衆的心中，代替宣講拾遺，濟公傳一類陳腐讀物，來教育國民的雜誌和書籍」的總名稱。

這樣的讀物，外觀上要儘量通俗，使每個能看舊劇本舊小說的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慣，體裁與用語可以仿效章回小說，也可以仿效鼓兒詞和彈詞，甚至俚詞土調歌謠諺語。但內容上必須是革命的，科學的和舊讀物不兩立的；例如根據民族主義，作一部太平天國演義，以對抗現在流行的洪秀全演義；搜集革命故事，編一部新水滸傳，新兒女英雄傳，本着新社會觀的戀愛理論與生理學心理學

的原理，作一部新紅樓夢；羅列科學發明家的故事與革命家的傳記，作一部新儒林外史，新今古奇觀，新宣講拾遺；根據反對軍閥內戰的和平思想，作一部民國史演義；站在民族立場，改作新精忠說岳，新楊家將；其他如宋朝亡國史演義，明朝亡國史演義，歷代忠烈言行錄；以及搜集歌謠，編一部新詩經，逐章逐句，予以解釋闡發。其有革命性質者，加以提倡，其係迷信有害者，予以批評。此外將各國地理作一部新山海經；將各國風俗人情作一部新鏡花緣；搜集各地因迷信被害的故事，作一部新笑林廣記。總之，凡足以激發民衆向上意志而提高民族知識能力的一切事實和理論，都是通俗讀物創作的積極對象。

只創作新讀物，還是不夠的，對於舊讀物，也應該批評，如三國演義上的借東風，造木牛流馬，七擒孟獲，祭燈各處，都可作破除迷信，灌輸科學知識的簡單論文，此外如舊劇中的鐵公雞等等，也有根據革命立場予以批評的必要。像這

樣一面批評舊讀物，一面創造新讀物，所批評的都是民衆熟知的對象，所創造的都是民衆生活上所關心的問題，自然就容易在大衆中間找到讀者，而一天一地風行起來。在三年五年以後，也許會完全代替了七俠五義，聊齋誌異一類的舊通俗讀物吧。

這樣的讀物，明明合乎社會的客觀需要，然而這樣的讀物，直到現在，不但沒有產生，甚至也還沒有人提倡。我相信：這樣的通俗讀物，在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算是一種獨創的作風，它在內容上是十數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承繼與發展，在方法上是過去文化運動失敗中的教訓所產生的新形態，在效力上是直接教育民衆喚醒民衆的進步的新工具，在價值上可爲中國文學史留下「別樹一幟」的新派別，在意義上可成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個新動力。

說到這裏，也許會引起「舊瓶裝新酒」的爭執問題，重新復活起來。關於這個問題，我是站在肯定者的方面的；但我肯定「舊瓶裝新酒」的理由，却別有所

在。擬下期另文專論，現在且不說了。

二十五年十月於北平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論

顧頤剛

「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其用意在於適應民衆的低級鑑賞力，以改變他們的低級趣味。如果作家們能夠把握着這個前提，則克服過去文化脫離民衆的危機，自有可能。因爲這種方法，是合乎領導民衆的科學原理的。歷史告訴我們：科學的領導法，就是利用民衆習慣的語句，說出他們所必需的新知識，倘不用民衆的語句，而把新知識生吞活剝的送到他們的面前，是不能夠影響他們的，這「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却可以充分的補救這個缺陷。

內容決定形式，這自然是創作方法上的基本原理，但因此而否認「舊瓶裝新酒」的真理，這無疑義的是只知道科學的公式，而不懂得科學的活用，這就是說，他沒有明白內容與形式的相互關係。在形式與內容的發展中，二者不是絕對

合調的，內容在一定的形式中，發展成熟起來，到一定的限度，才與舊形式衝突，推翻舊形式，成立與新內容相符的新形式。這就是說，新內容是在舊形式中萌芽生長的，但新形式並不是隨新內容的產生而馬上成立，却是在二者不均衡達到一定限度以後，才歸於一致的。同時這種新內容却又與新形式矛盾起來，而引出和上次一樣的結果。

以上我們只就理論上說明了「舊瓶裝新酒」的必然性，我想如果誰有接近民衆的經驗，有檢討五四至今文化運動不能深入農村的根由的決心，則這種作法是否必需，自可迎刃而解。

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勤勞民衆。其文化程度是落後的，低級的；而其客觀需要是前進的，高級的。他們常在原始的形式之下，表現其民族革命意識的覺悟，歷年來的血的教訓，使我們知道民衆常披着落後的外套擔當着前進的革命工作，他一方面拿「小放牛」一類的東西作爲精神食糧，另一方面却抱着滿腔抗戰的熱忱

而走向民族復興的前端，這樣在他本身便具有新與舊的兩種矛盾，因而民衆文化運動的創作方法，也不得不用「舊瓶裝新酒」的形式。因為這種方法正適合於民衆生活的客觀情形，所以我們認為它是民衆文化運動中的指導原理。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指出「舊瓶裝新酒」的限界性：即這種創作方法，只在於以民衆為對象的場合，才是真理。如果以學生羣衆為對象，那便完全不必要了。因為前者是通俗文化運動，後者是文化戰線上的青年運動，二者在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及其所需要的形式和內容，均不相同。「舊瓶裝新酒」在通俗文化運動上，雖是真理的創作方法，但其一越出本有的領域，即成謬誤。這正如「新瓶裝新酒」的近代作品之必致脫離民衆一樣，「舊瓶裝新酒」的通俗作品，在學生羣衆間，也必然無良好的結果。

民衆的文化要求，不僅是出於「愛智」的求知慾或好奇心，而是出於生活的逼迫。所以民衆的接收科學，雖與學生羣衆無異，而其接受的形式則有其特殊

性。這裏所謂特殊性，就是要使他們在創作裏看見自己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看見問題發生的根源與解決的方法，看見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看見自己的要求與實現要求的手段。要使他們覺到創作中的知識就是解除外敵壓迫的武器。要使他們覺到創作中的主人翁，就是他們一羣中最能幹而最可欽仰的代表者。只有如此的創作才是真正的合乎「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才能借舊瓶之助，使新酒送入民衆的胃口，變成民衆生理機能中的活力。因爲民衆沒有時間去學習脫離實際生活需要的知識來誇耀自己的博聞，而且他不是課堂裏的學生，不是研究室中的學者，所以雖把高深的科學名著的內容化爲極通俗的形式，裝進極舊的瓶子裏去，只要是脫離民衆現階段所共同經驗的問題，依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貨真價實的「新酒」。尤其不是現在嚴重國難中我們應該給與民衆的新酒。

民衆這種文化要求的本質，使每個志願從事於「舊瓶裝新酒」的創作者，不從自己的書本上找題目，不從自己腦中想問題，而從民衆的血汗的掙扎中，抓住